

中国人民大学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性社会学研究所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Sexuality and Gender

<http://www.sexstudy.org>

[首页](#) | [学科建设](#) | [基础研究](#) | [应用研究](#) | [著作发布](#) | [图书检索](#) | [通俗文章](#) | [文献介绍](#) | [讨论地带](#) | [通讯文档](#)

您的位置: [首页](#) -> 专著《性爱十年：全国大学生性行为的追踪调查》

07_情色两依依——谈性与“看黄” (1)

作者: 潘绥铭 杨蕊 来源: 《性爱十年：全国大学生性行为的追踪调查》 类别: 专著《性爱十年：全国大学生性行为的追踪调查》 日期: 2005.07.02 今日/总浏览: 1/2188

情色两依依

——谈性与“看黄”

在最近十年经历过大学生活的人有一个直观感觉：大学校园里谈性和“看黄”活动比较普遍。笔者的一位朋友曾戏言，他的性知识一半来自宿舍的哥们儿，一半来自黄色录像。直观的感觉和戏言在揭示事物真相时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调查中，我们设计了一系列问题，借以考察本科生中，这两类活动发生的真实情况。

一. “性爱谈”

1. 多少人谈，谈多少次

“性爱谈”是笔者总结出来的一个术语，在日常生活中并不普及。笔者是分两个方面来考察的：谈论恋爱话题和谈论性生活话题，主要考察了这两方面活动的发生频率。问卷中的问题如下：

- 1、最近半年，与同性别人聊天时，恋爱话题，平均多少天出现一次？
- 2、涉及性生活的话题，平均大约多少天出现一次？

统计结果显示，在回答了具体天数的人中，与同性别人聊恋爱话题是平均6天一次，标准差为12天，众数为1天，中位数为2天，最小值为0.1天（被调查者在旁边注明“经常谈”），最大值是120天。当然还有些人没有回答具体的天数或者说自己记不清了，我们在计算平均值时没有将这些人包含在内。

对于谈性生活话题，在回答了具体天数的人中，平均20天一次，标准差为43天，众数和中位数均为7天，最小值为0.1天，最大值为365天。同样在计算时忽略了那些没有回答具体天数以及记不清的人。

从上述结果来看，本科生聊恋爱话题的频率较高，平均不到一个星期就会谈论一次。相对而言，聊性生活话题的频率稍低，平均下来要半个多月才会聊一次。

对于填答了具体天数的人来说，由于有的人频率很高，有的人频率很低，所以平均值会掩盖一些情况，因此，我们将谈论的间隔时间重新分类，分为每天至少谈论一次，每个星期至少谈论一次；每个月至少谈论一次；每个月谈论不到一次。这样，我们将更清楚地看到他们“性爱谈”的大致频率（见表6-1与表6-2）。

表6-1 谈及恋爱话题的频率分布（%）

	每天至少 谈论一次	每星期至少 谈论一次	每月至少 谈论一次	每月谈论 不到一次	不谈论
男	34.1	47.4	12.1	2.5	3.9
女	33.7	50.7	11.0	2.1	2.6
总体	33.9	48.8	11.6	2.3	3.3

（卡方值：1.937；自由度：4；差异显著度：.747）

表6-2 谈及性生活话题的频率分布（%）

	每天至少 谈论一次	每星期至少 谈论一次	每月至少 谈论一次	每月谈论 不到一次	不谈论
男	19.7	45.3	21.9	5.6	7.4
女	3.6	20.1	26.7	12.7	36.9
总体	12.9	34.7	24.0	8.6	19.9

（卡方值：186.367；自由度：4；差异显著度：.000）

从表6-1和表6-2来看，大学校园里“性爱谈”确实很普遍，只有3.3%的人没有与同性别的人谈论过恋爱话题，没有谈过性生活话题的人虽然多一点儿，但也不到总体的五分之一。读者请不要忘了，这里说的是谈论性生活话题。这个话题在传统上仅囿于私人的卧室里，不能公开谈论。有五分之四的本科生公开或者半公开地谈论，已经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了。

“性爱谈”的普遍性不仅表现在绝大多数人有过这些活动，而且表现在谈论的高频率上。33.9%的人每天至少谈论一次恋爱话题，48.8%的人每个星期至少谈论一个，也就是说，80%以上的本科生每个星期至少和朋友同学谈论一次有关恋爱的话题。此外，有12.9%的人每天至少谈论一次有关性生活的话题，34.7%的人每个星期至少谈论一次，24.0%的人每个月至少谈论一次，也就是说，尽管谈论性生活的话题要低一点儿，但是接近80%的人每个月至少会谈论一次。

从性别来看，男生与女生在谈论恋爱话题上没有什么区别，不管是谈论过发生率还是谈论的频率都是如此。但是，在谈论涉及性生活的话题时，男女生就存在着显著的差别。面对性生活的话题，更多的女生选择了回避。有36.9%的女生没有与同性别熟人聊起过这方面的话题，而只有7.4%的男生如此。

对于谈论过的人来说，男生与女生的频率也不相同，男生的频率偏高，多数集中在每个星期至少要谈论一次；女生的频率偏低，每个月至少谈论一次的比例最高，每天至少谈论一次的比例远远小于男生，而每个月谈论不到一次的比例高于男生。

2. 为什么要谈？

本科生中的“性爱谈”如此普遍，这并不出乎人们的预料。尤其是，由于缺乏其他的调查资料，因此谁也无法断定，本科生与其他同年龄的社会青年相比，究竟谁的“性爱谈”更多呢？所以谁也无法对本科生做出任何道德意义上的评价。但是笔者却愿意分析一下本科生“性爱谈”的客观条件。

首先，这和我国大学实行寄宿制有密切的关系。目前，中国正规大学一般都是实行集体住宿制，由学校统一安排本科生的住宿，条件好的三四人一个宿舍，条件不好的七八人一个宿舍。一群青春热情、思维活跃的年轻人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并且都有着强烈的表达自我、与人交流的意愿，不经常交流思想感情才怪。许多走过大学时代的人难以忘怀的校园经历之一就是宿舍的“卧谈会”。在熄灯后的宿舍，大家躺在床上，却了无睡意，经常从学习生活中的烦恼一直谈到经常在图书馆碰见的漂亮女孩儿、篮球场上身姿矫健的帅哥儿，分享着彼此初恋的甜蜜、热恋的幸福以及失恋的痛苦，交换着从不同渠道得到的性知识，甚至在男生宿舍还会有人吹嘘自己的性魅力乃至性能力。这样，“性爱谈”也就必然相当多，甚至不是一个为什么太多的问题，而是为什么太少的问题。

其次，这和笔者的调查对象密切相关。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从18岁到22岁这个年龄段的人组成的群体，他们正处在“谈情说爱”的黄金时刻，“哪个少年不钟情，哪个少女不怀春”。有了他们，校园里总是弥散着甜甜的恋爱的味道。笔者的调查结果显示，63%的本科生曾经有过约会的经历，53%的人谈过恋爱。还没有谈过恋爱的人憧憬着恋爱的美好，谈过恋爱的人交流着经验和痛苦，谈着恋爱的人分享着甜蜜和幸福。恋爱成了他们之间常新但又永恒不变的话题。同时，虽然这个群体在性生理上已经完全发育成熟，但由于小学中学性教育的缺失，他们的性知识有限，性观念也尚未完全形成。现实的性诱惑和生理上的性冲动以及强烈的求知欲望都驱使他們去了解性爱，去与同龄人交流性爱的知识与体验。结果，“性爱谈”如果不这么多，那才是咄咄怪事呢。

3. 谈好，还是不谈好？

笔者认为，大学校园里频繁地出现谈爱、谈性这样的交流活动，对于本科生提高自己的异性交往能力、增强对异性的了解、提高性知识水平等，潜在地发挥着作用。虽然在问卷中，笔者并没有设计可以检验“性爱谈”的效果的题目，不过表6-3里的数据分析也许可以给人们一些提示。

表6-3 对异性性心理的了解程度的年级分析（%）

	完全不知道	较少	较多	完全了解
大一	21.8	65.4	12.8	—
大二	14.9	68.7	15.5	0.9
大三	13.0	66.0	19.3	1.8
大四及以上	10.9	63.4	22.9	2.9

表6-3很明显地告诉我们，本科生对异性性心理的了解程度随着在大学校园里呆的时间的延长而上升。从大学一年级到四年级，完全不知道的比例逐渐下降，完全了解的比例逐渐上升，从大一学生没有人敢说自已完全了解异性性心理，到大四及以上的学生中有2.9%的人认为自己已经完全了解异性性心理。

为什么会上升呢？笔者认为，在高校的性教育相对缺失的情况下，一方面大学生和异性交往频率和程度都增加了，亲身体验的交往行为加深了他们对异性的认识 and 了解；另一方面则是大家互相交流各自的认识与了解，积少成多，集腋成裘，从而提高了认识。

当然，“性爱谈”在发挥其正功能时，也可能出现潜在的负作用。如果在交流过程中，有人提出的认识观点是错误的，但其他人不知道，那么这时候，交流就起了传播错误认识的作用。因此，笔者呼吁高校广泛开展性教育，尤其是主要传授异性交往知识的性教育，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引导大学生的谈爱、谈性活动。

在传统的意识形态中，性话题是躲在黑暗的角落里，不见阳光的。在我们的教育者看来，有理想有抱负的大学生应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而不是整天谈论着登不上大雅之堂的性话题。他们一则怕大学生们沉迷于这些“低级趣味”的话题中，不思进取，影响学业；二则怕他们“谈了就去做”。

那么，“性爱谈”究竟会不会影响本科生的学习呢？在笔者的问卷中，有没有获得奖学金与有没有不及格，这两个提问可以相当充分地反映出学生的学习情况。笔者在控制了性别因素后（因为性别对谈论性话题的频率存在着显著的影响）进行统计分析发现：这两个因素与谈论性话题的频率都没有显著的相关。对于男生，有没有获得奖学金的差异显著度为0.220，有没有不及格的差异显著度为0.179；对于女生，两个差异显著度分别为0.128、0.712。也就是说，“性爱谈”不会影响到学生的学习，某些教育者是在“杞人忧天”。

那么，本科生们会不会“谈了就去做”呢？请看表6-4中的情况。

表6-4 异性性行为等级和谈性频率的交互分析（%）

	每天至少谈论一次	每星期至少谈论一次	每个月至少谈论一次	每个月谈论不到一次	不谈论
还没有约会过	10.3	32.1	18.9	12.2	26.6
从约会到接吻	14.5	30.8	27.0	5.9	21.8
从性爱抚到同居	14.3	42.1	26.6	7.3	9.7

（卡方值：42.716；自由度：8；差异显著度：.000）

表6-4的情况说明：行为等级越高，谈性的频率越高，反之亦然。这似乎佐证了，谈得越多的人，做的可能性就越大。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做和谈之间并不只有谈了就要做这一个单向的关系，还有可能是做过的人才更愿意谈，因为如果没有亲身经历，没有体会，拿什么来谈呢？别人又怎么会老听呢？因此，仅仅根据表6-4，笔者不能认定“谈促使了做的发生”这一命题。

不过从个人的价值观上来说，笔者倒是以为，如果真的是谈得多的人才付诸行动的话，那倒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因为谈论得多，了解得也多，才会有利于在实际做的过程中采取正确的保护措施。笔者相信，没有人希望西南某大学女生“宫外孕”的悲剧再次发生。

二. “看黄”的现实

自从1980年代初期开始，我国政府就一直坚持不懈地进行“扫黄”，几乎每年都要进行一次全国范围的集中打击。从道理上说，“黄”应该被越扫越少。可是事实上并非如此。

笔者对本科生询问了这样一些问题，以便了解他们是否看过各种性爱材料：

1. “你在看描述爱情的文艺作品（一切形式的）时，出现过什么样的反应？”
2. “你在看性文艺作品（一切形式的）时，出现过什么样的反应？”
3. “你在看描绘异性裸体的图像时，出现过什么样的反应？”
4. “你是否看过直接描述异性性交的科学类文字材料（书报、文章等）？”
5. “你是否看过直接描述性交的各类文艺作品（仅指文字的）？”
6. “你是否看过直接描述性交的各种非科学的图像材料（图照、影视、录象、VCD等）？”

在这些问题里，前三道题虽然问的是出现了什么样的反应，但是笔者专门列出了“没有过此活动”这样一个备选答案。因此，笔者还是可以统计出，有多少人曾经有过前三种活动。

此外，第2个问题里所说的“性文艺作品”，是指最广义的、涉及到性方面内容的所有文艺作品；而第5个问题问的却是最狭义的、直接描绘性交的文艺作品。因此这两个问题并不重复，以本科生的文化水平，被调查者完全可以把两者区分开来。

从具体内容来看，笔者调查的“黄”并不是单单指那些直接描述性交的各种非科学的图像材料，而是泛指各种性爱材料。笔者把它们具体分为爱情文艺作品、性文艺材料、异性的裸体图像、直接描述性交的科学材料、直接描述性交的各种文艺材料、直接描述性交的非科学的图像材料。

对于看“黄”活动，笔者从三个方面来考察的：一，看“黄”的现实；二，看“黄”的意愿；三，看“黄”的效果。下面先从第一个问题说起。

从1991年到2001年，笔者在连续4次调查中发现了表6-5中所反映的情况。

表6-5 十年来本科生看过性爱材料的总体情况（%）

看过的内容	1991年	1995年	1997年	2001年	四次	差异显著度
爱情文艺作品	87.6	90.5	80.5	92.2	85.8	.000*
性文艺作品	87.6	92.0	85.5	83.4	86.2	.000*
异性裸体图像	75.0	80.2	78.3	78.7	78.2	0.196
描述性交的科学材料	63.9	66.0	66.4	65.2	65.7	0.710
描述性交的文艺材料	71.0	80.2	77.1	77.2	76.8	.003*
描述性交的图像材料	35.3	61.1	60.9	65.7	58.7	.000*

（注：1991年和1995年使用的是在北京市进行的调查数据；1995年和2001年使用的是在全国进行的调查的数据。差异显著度的数值后面，带有“*”的，表明在该项内容上，四次调查的差异显著。）

表6-5的蕴涵非常丰富，提供了许许多多重要的信息。

分析之一

2001年的总体情况：在全国的大学本科中，至少有三分之二已经看过性爱材料了。65%的人甚至看过直接描述性爱的非科学的图像材料（包括图片、照片、影视作品、录像片、VCD等）。

在我们的性教育者仍然遮遮掩掩不敢对学生提起“性交”这样的词时，“象牙塔里的天之骄子”中已经有65%的人目睹了直接描述性交的图像，而且是非科学的图像，甚至是描绘从始至终的性交过程的VCD或者网上电影。看到这样的数据，我们的教育者们是该继续对大学生“捂盖子”，继续指责政府的“扫黄”不力呢，还是应该去改变教育者自己的教育内容与教育方法？

在所有的性爱材料中，看过爱情文艺作品的人是最多的，占到了92.2%。这揭示出：爱情的感召力仍然高于直接的性行为。联系到笔者在前面分析过的现象——本科生没有做出进一步的性爱行为的主要原因是爱情的制约，可见爱情才是本科生一切现象的灵魂。

在直接描述性交的材料中，科学材料的受众最少，看过的比例为65.2%，低于文艺作品（77.2%），甚至稍低于非科学的图像材料（65.7%）。广义的性文艺作品更受欢迎，有83.2%的人曾经读过。这反映出，我国目前的性的科学材料虽然日益注重可读性，但是其吸引力还有很大的欠缺。如果连高文化的大学生尚且吸引不了很多，更遑论性科学的普及呢？当然，这与审查有关，所以网上的各种性科学材料做得最好，越是大的传媒反而越差。

分析之二

同样是直接描绘性交的材料，本科生们看过文艺作品的人，大大超过看过科学类材料的人。而且，看过广义的性文艺的人就更多了。这种情况表明：文艺作品的作用已经远远超过了科学资料。

可是，在我们的正规高等院校里，直到今天还很少开设正规的性教育课程。这就等于把性教育这个重要任务，拱手让给了社会上的文艺作品。对于以教书育人为己任的我们高校来说，这是一种失职，还是一种讽刺？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一贯重视培养接班人的社会来说，究竟是什么东西使得我们仍然没有促使性的科学材料超过文艺作品呢？

笔者十多年来不断呼吁：“黄”光靠“扫”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应该明白，唯有性科学的材料才是“黄”的天敌；唯有大张旗鼓地出版和传播性科学，才能抑制“黄”。可是，时至2001年，调查数据仍然呈现出这样一幅景象，让笔者还能说些什么呢？

在我们目前的性教育工作中，教育者们仍然在喋喋不休地争论着所谓“适度”的问题，仍然胆战心惊地不敢给学生看任何描绘男女裸体的图片，仍然噤若寒蝉地不敢讲任何关于性交的事情，甚至连这个词都不敢说出口。可是，我们的被教育者们，实际上只有很少的人还没有人看过异性裸体图像和直接描绘性交的文艺作品了。我们的性教育工作者们还在那里扭捏作态。可是，这难道是他们自己的问题吗？是什么社会力量束缚住了他们的手脚？

分析之三

历史变化的情况：仅从全国的两次调查来看，除了看爱情文艺作品的人和看直接描述性交的非科学的图像材料的人有显著的增加外，其他几种材料几乎没有变化。

如果再加上北京的两次调查，十年来，四次调查的结果显示，唯有“看异性裸体图像”和“看直接描述性交的科学材料”这两种活动，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发生显著的变化。并且已经看过直接描述性交的科学材料的人的比例几乎是恒定不变的。其它4种活动，看的都是文艺作品，都有显著的变化。

这说明，不论时尚如何变化，不论身在北京市还是身在全国各地，在各种性爱材料中，本科生这样的阶层一直最稳定地需求性科学，接受性科学。这就是我们在大学里开展深入的性教育的客观基础。所以笔者更加要问：为什么直到现在还近乎于无呢？

分析之四

十年来，在所有6种活动中，看过直接描述性交的非科学的图像材料的人所占的比例增长幅度最大。在北京市，从1991年的35%增长到1995年的61%，增长了将近26个百分点。接着，到了1997年，全国的本科生的比例也达到了61%。在往后，到了2001年，全国的比例又上升了5个百分点左右，达到了65.7%。

看过直接描绘性交的图像材料的人，增长幅度最大。这样的图像材料，一直被政府认为是“扫黄”的最主要目标。可是在作为“天之骄子”和未来的社会栋梁的本科生里，居然有如此之多的人已经看过“最黄”的东西，那么我们现在的“扫黄”还有多大的实际意义呢？究竟是谁错了？是人们，还是政策？

人们都还记得，1989年之后，政府开始了空前广泛和深入的“扫黄”运动。所以，1991年时的北京市的本科生，看过性交图像的人很少，应该是可以理解的。可是，1991年以来，全国的“扫黄”并没有丝毫的松懈，那么为什么不仅北京市增长了，全国也达到了北京市的水平呢？

第一个可能的原因是：1989年之后，政府开始空前广泛和深入的“扫黄”运动。所以，1991年时北京市的本科生中，看过“黄色”材料的人很少。并且即使实际的比例比调查的结果多，在当时的形势下，有些看过的人也不敢如实回答。而1991年后，虽然扫黄运动依旧，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整个社会对性的容忍度逐渐增加。看的人增加了，敢于如实回答的人也增加了。笔者认为，这个原因也可以部分地解释2001年的比例为什么比1997年有所增加。

第二个增加的原因是：尽管1991年后，政府仍然坚持不懈地进行“扫黄”，几乎每年都要进行一次全国范围的集中打击，从中央到地方都成立“扫黄”“打非”办公室；尽管传媒上不断地发表“扫黄”的辉煌战果；但实际上，“扫黄”已经成了一种官样文章，成了一种“表态”，已经没有多少人真的去追究它的实效了。许多决策者也知道，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造黄、贩黄的队伍逐渐扩大，政府的“扫黄”行为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尤其是，至少在一些基层地方，扫黄的主要动力既不是意识形态，也不是道德观念，而是“创收”。例如2002年引起全国舆论哗然的“夫妻看黄碟被抓”事件就是如此。

这样，总体上“黄色”材料多了，大学生能够获得的可能性就大了，看的可能性也就随之增大了。如果一部三级片摆在面前，我们当中有多少人能够做到视而不见呢？这也部分解释了2001年的比例上升的原因。

第三个可能的原因是：2001年的比例上升的关键因素是网络在大学生中的普及。

以前的黄色材料主要以书本、光碟等实物形式存在，在本科生拥挤的住宿条件下，获得和存放都有一定的难度。现在，只要稍懂网络的人都可以在无所不包的互联网上不费吹灰之力得到，并且在登录观看之后，鼠标一点，关掉网页就神不知鬼不觉了。1997年的时候，在中国，网络还是个稀罕玩意儿；可是1999年以来，网络如洪水般迅猛扑来，街头巷尾，网吧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宽带则大踏步地走进了大学宿舍。这些无不给大学生“看黄”增加了客观条件，从而也增加了实际看过的比例。（具体情况见表6-6）

不论是哪一种原因，都说明同一个现象：“扫黄”实际上已经失败了。

三. “看黄”的性别差异

这方面的情况，集中地反映在表6-6之中。

表6-6 十年来看性爱材料情况的性别分析 (%)

看过的内容	调查的时点	男	女	差异显著度
爱情文艺作品	1991年, 北京	90.8	80.6	.00100*
	1995年, 北京	91.5	87.9	0.16881
	1997年, 全国	82.0	77.4	0.0168
	2001年, 全国	91.8	92.8	0.5620
性文艺作品	1991年, 北京	92.1	77.6	.00000*
	1995年, 北京	97.6	78.0	.00000*
	1997年, 全国	93.0	70.1	.00000*
	2001年, 全国	94.0	69.4	.00000*
异性裸体图像	1991年, 北京	86.4	49.7	.00000*
	1995年, 北京	90.6	54.9	.00000*
	1997年, 全国	91.5	51.5	.00000*
	2001年, 全国	96.3	55.4	.00000*
描述性交的科学材料	1991年, 北京	70.7	48.4	.00000*
	1995年, 北京	75.5	43.3	.00000*
	1997年, 全国	75.8	47.4	.00000*
	2001年, 全国	78.2	48.1	.00000*
描述性交的文艺材料	1991年, 北京	76.8	58.1	.00002*
	1995年, 北京	87.4	62.4	.00000*
	1997年, 全国	84.5	61.9	.00000*
	2001年, 全国	82.9	69.6	.00000*
描述性交的图像材料	1991年, 北京	42.1	20.0	.00000*
	1995年, 北京	71.0	36.7	.00000*
	1997年, 全国	75.1	31.9	.00000*
	2001年, 全国	88.1	36.1	.00000*

(注: 差异显著度的数值后面, 带有“*”的, 表明在该项内容上男女的差异显著。)

从性别角度看, 十年来, 男女生在看“黄”活动上一直保持着这样两种状态:

第一, 除了看爱情文艺作品, 在其他所有看“黄”活动上, 男女均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男生的比例远远高于女生。特别是看直接描述性交的图像材料, 历年来, 男生的比例均维持在女生比例的两倍以上。

对于这种性别差异, 有多种解释。本质主义或者进化心理学的观点认为, 这是由天性决定的, 男人天生就喜欢看性, 女人天生就不喜欢。还有一些传统的学者从男女外生殖器差异的角度来解释: 女性的裸体和外生殖器都符合很多美学的观点, 比如说曲线美、含蓄美, 所以对男性的眼球很有吸引力; 而男性的外生殖器却过于直露, 失去了美感, 有的女性不但不喜欢看, 反而很反感。

按照社会学中的建构主义流派的基本观点, 个体的观念和行为都是由社会和历史塑造的, 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天生”的东西。看性活动也不例外。在人类社会很漫长的一段时间里, 都是男性占统治地位, 他们主导着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 包括性。女性几乎没有发言的权利, 只能听从和遵守。一方面, 如尼采所说, 男人塑造了女人的形象, 女人则按照这个形象塑造着自己, 整个社会的目光都聚集在女人的形象上, 包括今天的“选美”, 对候选人评头论足的不止是男人, 还有已经具有了男人审美观点的女人。另一方面, 社会(其实是男人, 但很多已经被男人成功驯服的“淑女”与“贤妇”也做了帮手)从一个女人还是女孩时就给她们灌输着“非礼勿视”的观念, 灌输着女人不应该看男人裸体或者男人的外生殖器或者男女性生活的观念。绝大多数女人就这样在社会化的过程中被训练成得“纯洁”了。想看性的男人被认为是正常的, 但是想看性的女人就得冒着被戴上“淫”、“骚”、“贱”这些帽子的风险。

但是女生看直接描述性交的非科学的图像材料的比例从1991年北京20%上升到2001年全国的36%也是一个巨大的社会进步。这预示着在中国女性中, 某种根本性的突破正在酝酿与发育之中。“看黄”已经不再是男性的专利了, 女性的“性审美观”可能很快就会出现在中国人的实际生活中, 乃至舆论与文化之中。

第二: 在看爱情文艺作品上, 男女生的差别是越来越小。1991年时, 男生还显著地多于女生, 到了2001年时, 女生的比例已经和男生持平(女生为92.8%, 男生为91.8%, 差异显著度为0.562, 还不能构成统计上的显著差异)。

这个现象也是违背本质主义或者进化心理学的。按照这个流派的观点, 女性天生就倾向于褒扬爱情而贬低“性”。这是因为, 女性在性活动中总是“接受”的一方, 甚至总是“被侵入”的一方, 所以她们不得不创造和发展了爱情这个

护身符，以便抗衡男性在性方面的“进攻”与“入侵”。按照这种观点，女性受教育之后，理应比男性更加喜欢阅读各种描写爱情的文艺作品。但是笔者的调查却发现，在2001年以前是相反的情况，到2001年也只不过是男女持平，女性并没有显著地多于男性。

这应该主要是社会文化的构建的结果，是爱情文艺本身发展带来的产物。笔者推测：虽然从1980年代开始，各种爱情文艺作品就已经在中国风行，但是直到整个1990年代之中，绝大多数这类作品仍然是主要是从“男性中心文化”的视角出发来描写爱情。只有到了20世纪的末尾，几位年轻的女作家才破天荒地推出了“纯女性”的爱情文学，甚至是性爱文学（被贬称为“身体写作”）。这很可能吸引了更多的女本科生去阅读爱情文艺作品。

当然，由于笔者的调查并没有详细询问本科生到底看了那些爱情文艺作品，由于笔者并不是文艺研究的内行，因此上述说法只是一个假设，希望能够抛砖引玉。

关闭窗口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未经允许请勿转载，如有任何问题请联系我们。

Copyright ©2002-2005 中国人民大学 性社会学研究所 All Rights Reserved
京ICP备05053204号 电话: (010) 62514498 Email: book@sexstudy.org